四庫全書

史部

南史卷四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齊高帝諸子下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給事黄門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肅然令行禁止高帝踐阼爲雍州刺史加都

督封臨川王映致餞還都買物有獻計者於江陵買貨至都還換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買客郡乃復求利改授都督揚州刺史莅事聰敏府州曹局皆畫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永明元年為侍中驃騎將軍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應接賓客風韻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永元初為侍中入梁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為

黄門侍郎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高帝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馬初沈攸之事起晃多從武容赫奕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西中郎將豫州刺史監三州諸軍事高帝踐阼晃每陳政事輒為典籤所裁晃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遷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為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鬬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乂不

悦臨崩以晃屬武帝處以輦轂近藩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以晃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時禁諸王畜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為禁司所覺投之江中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漸時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圖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

論者以武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後拜車騎將軍侍中
薨贈開府儀同三司武帝常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
道邊枯蘖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
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
晃於華林中調試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緣
此意故謚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羅氏從高帝在
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每慟吐血高帝

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濟汝可與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曄小字也故曄見愛高帝雖為方伯而居處甚貧諸子學書無紙筆曄常以指畫空中及畫掌學字遂工篆法少時又無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横以為棊局指點行勢遂至名品性剛穎儁出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高帝帝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為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二年為會稽太守加都督

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為曄講五經武帝即位歴中書令祠部尚書巫覡或言曄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負武帝聞之故無寵未嘗處方岳於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柈帝笑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而踈其骨肉帝不悅性輕財重義有古人風罷會稽還都齋中錢不滿萬俸祿所入皆與參佐賓僚共之常曰凡作天子何畏弟無錢居止附身所須而已名後堂山為首陽蓋怨貧薄也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閱恭子良大北及退豫章

文獻王謂曄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曄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執心疎婞偏不知悔好文章射為當時獨絕琅琊王瞻亦稱善射而不及曄也武帝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長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仍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射賭凡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文又上舉酒勸曄曰陛下常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

答豫章王於邸起土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為稱又問曄曄曰臣山卑不曾栖靈昭景唯有薇蕨直號首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久之出為江州刺史上以曄方出鎮求其宅給諸皇子遣舍人喻旨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鎮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曄得失徵還為左戶尚書遷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

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
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
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復為通公事還過竟陵王子
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
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尚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
設食盤中菘菜鮑魚而已儉重其率真為飽食盡歡而
去尋為丹陽尹始不復置行事自得親政轉侍中護軍
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武帝臨崩遺詔為衛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至衆論喧疑睟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立太孫及鬱林立甚見馮賴隆昌元年薨贈司空班劒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歷位南中郎將江州刺史侍中領步兵校尉中書令永明元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及夏薨

鄱陽王鏘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為

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鏘方還始入覲拜便流涕

武帝愕然問其故鏘收淚曰臣違奉彌年今奉顏色聖

顏損瘦所以泣耳武帝歎曰我復是有此一弟累遷丹

陽尹永明十年為領軍將軍鏘和悌美令性謙慎好文

章有寵於武帝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為鏘在官理

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常甲仗衛從恩待次豫章

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尚書左僕射遷侍中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為

鬱林依信鬱林心疑明帝諸王問訊獨留鏘謂曰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鎮東府權威稍與鏘每往明帝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宫臺內皆屬意於鏘勸令入宫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

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宣城公政當投井求活豈有一步動哉東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武帝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謀告之數日明帝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斫關排牆

叫噪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人稱為鄱桂鑠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臨視賜牀帳衾褥性理偏誠遇其賞興則詩酒連日情有所廢則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將軍給油絡車并給扶二人鄱陽王見害鑠遷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自安至東府見明帝及出處分存亡之計謂侍讀山悰曰吾前日覲王王流

涕嗚咽而鄱陽隨郡見誅今日見王王又流涕而有慨

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見害

始興簡王鑑字宣徹高帝第十子也性聰警年八歲喪

所生母號慕過人數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獻王聞之

撫其首嗚咽謂高帝曰此兒操行異人恐其不濟高帝

亦悲不自勝初封廣興郡王袁彖時為祕書丞早有令

譽高帝盛重鑑乃以彖為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

州刺史皆以良將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

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為刺史齋前石榴樹陵冬生華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載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慧來作此州萁爾時蜀土平碩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為益州始以鑑為益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慧反語為始興碩言於此乃驗先是刼帥

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為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晳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

曇皙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皙還說顯
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時年十四
好學善屬文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登張儀樓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鑑言
辭和辯仲熊應對無滯當時以為盛事州城北門常閉
不開鑑問其故於虞悰悰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時抄掠
至城下故相承閉之鑑曰古人云善閉無關鍵且在德
不在門即令開之戎夷慕義自是清謐於州園地得古

冢無復棺但有石槨銅器十餘種並古形玉璧三枚珍寶甚多不可皆識金銀為蠶蛇形者數斗又以朱沙為阜水銀為池左右咸勸取之鑑曰皇太子昔在雍有發古冢者得玉鏡玉屏風玉匣之屬皆將還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佇為之起墳諸寶物一不得犯性甚清在蜀積年未嘗有所營造資用一歲不滿三萬王僚常歎云始興王雖尊貴而行履都是素士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

尺四寸圓如箭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絶古所以節樂也五年鑑獻龍角一枚長九尺三寸色紅有文九年為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上以與鑑久别車駕幸石頭宴會賞賜尋遷左衛將軍未拜遇疾上為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宫幸第樂飲其日鑑疾上遣騎詔問疾相繼為之止樂尋薨

江夏王鋒字宣穎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張氏有容德宋蒼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鋒高帝甚懼不敢使居舊宅匿於張氏舍時年四歲性方整好學書張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為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者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牕塵而先畫塵上學為書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諾一學即工高帝大悅以王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至十歲便能屬文武帝時藩邸嚴急諸王不得讀異書五經之外唯得看孝子圖而已鋒乃密遣人於市

里街巷買圖籍朞月之間殆將備矣好琴書蓋亦天性常覲武帝賜以寶裝琴仍於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鏘曰闍黎琴亦是柳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鏘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善與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駕江祏等皆相友善後文和被徵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涙曰下官少來未嘗作詩今日違戀不覺文生於性王俛聞之曰江夏可謂善變素絲也工書為當時藩王所推南郡王

昭業亦稱工謂武帝曰臣書固應勝江夏王武帝答閣黎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業小名閣黎鋒小名也隆昌元年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秘書監及明帝知權藩邸危懼江祏嘗謂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於世非唯七絃而已百氏亦復如之鋒聞歎曰江祏遂復為混沌書眉欲益反弊耳寡人聲酒是耽狗馬是好豈復一豪於平生哉當時以為話言常怨忽不樂著修栢賦以見志

曰既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為盛衡風不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雖坎壈於當年度後凋之可詠時鼎業潛移鋒獨慨然有匡復之意逼之行事典籤故不遂也嘗見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鋒答曰遥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衛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明帝失色鋒有武力明帝殺諸王鋒與書詰責左右不為通明帝深憚之不敢於第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數人

皆應時倒地遂遍害之江斅聞其死流涕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其修栢之賦乎

南平王銳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戶尚書朝直勤謹未甞屬疾永明七年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延興元年明帝作輔害諸王遣裴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令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同銳典籤叱左右斬之銳見害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儼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識母常祈請幽冥求一夢見至六歲遂夢見一女人云是其母鏗悲泣向舊左右說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聞者莫不歔欷清悟有學行永明十一年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軍事雖未經庶務而雅得人心舉動每為籤帥所制立意多不得行州鎮姑熟于時人發桓溫女冢得金巾箱織金篾為嚴器又有金蠶銀璽等物甚多條以啓

聞鬱林敕以物賜之鑒曰令取往物後取令物如此循環豈可熟念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不犯年十歲時與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誤排楯𣽊屏風倒壓其背神色不異言談不輟亦不顧視彌善射常以堋的大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永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駕後有勸取左右者鑒曰在內不無使役既先朝遺旨何忍而違及延興元年明帝誅高武文惠諸子鑒聞

之憑左右從容雅步詠陸機弔魏武云昔以四海為已
任死則以愛子託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後果遣呂文
顯賫藥往夜進廳事正逢八關齋鏗上高坐謂文顯曰
高皇昔寵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獲已於
是仰藥時年十八身長七尺鏗狀似兄嶷咸以國器許
之及死有識者莫不痛惜初鏗出閤時年七歲陶弘景
為侍讀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後弘景隱山忽夢鏗來慘
然言別云某日命過無罪後三年當生某家弘景訪以

幽中事多秘不出覺後即遣信出都參訪果與事符同弘景因著夢記云

晉熙王銶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見害

河東王鉉字宣膺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張氏有寵於高帝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臨崩以屬武帝武帝甚加意焉為納柳世隆女為妃武帝與羣臣看斯婦流涕不自勝豫章王嶷亦哽咽及明帝誅高帝諸子以鉉高帝

所愛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初鉉年三四歲高帝嘗晝
卧纒髮鉉上高帝腹上弄繩高帝因以繩賜鉉及崩後
鉉以寶函盛繩歲時輒開視流涕嗚咽人才甚凡而有
此一至建武中髙武子孫憂疑鉉朝見常鞠躬俯僂不
敢正行直視尋遷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
以謀立鉉為名鉉免官以王還第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永泰元年明帝暴疾甚乃見害聞收至欣然曰死生命
也終不斁建安乞為奴而不得仰藥而卒鉉二子在孩

抱亦見殺

論曰豫章文獻王韭璋之質夙表天姿行已所安率由忠敬雖代宗之議早隆皇矚而天倫之愛無虧永明故知為仁由已不虛言也自宋受晉終馬氏遂為廢姓齊受宋禪劉宗盡見誅夷梁武革齊弗取前轍子恪兄弟並皆錄用雖見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獻之餘慶昔陳思表云權之所存雖踈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原夫此言實存囙本然就國之典既隨代革卿士入朝作貴藩

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恒數禮地兼隆易生猜疑武帝顧命情深尊嫡密圖遠筭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顧託遂韜永命於近戚寄重任於疎親以為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覬覦之謀表裏相維游隆家國曽不慮機能還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於斯曹植之言遠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三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始興簡王鑑傳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王監本訛一今改从閣本

時有廣漢什邡人段祖以淳于獻鑑古禮器也○邡一本作邡

宜都王鏗傳左右誤排楠榴屏風倒壓其背○楠閣本作楠又榴一本作瘤誤

史臣論禮地燕隆易生猜疑○猜疑閣本作推擬

遂䧟永命於近戚○永一本作末

南史卷四十三考證

南史卷四十四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四

齊武帝諸子　文惠諸子

明帝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

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王子峻
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
生南海王子罕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陵
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陽王子文
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顔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
生湘東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
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繼衡陽元王後
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小字白澤武帝長子也武帝

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豐美為髙帝所愛宋元徽末
除祕書郎不拜板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
武帝遣太子還都髙帝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
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賔容謂荀伯玉
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内外直
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祕書丞以與宣
帝諱同不就歴中書黄門侍郎昇明三年髙帝將受禪
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為雍州刺史加

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先是梁州刺史范栢年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栢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為變乃遣說之許啟為府長史及至襄陽因執誅之二年徵為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尋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喪太子嫡婦言國君為此三人為主喪也今鑾輿

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户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宫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閏小祥疑應計閏儉又議以為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故先儒朞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所

以吳商云舍閏以正朞允協情理沒閏之理固在言先並從之武帝即位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為口實及正位東儲善立名尚解聲律工射飲酒至數斗而未嘗舉盃從容有風儀音韻和辯引接朝士人人自以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會稽虞炎濟陽范岫汝南周顒陳郡袁廓並以學行才能應對左右而武人畧陽垣歷生襄陽蔡道貴拳勇秀出當時以比關羽張飛其餘安定梁天惠平原劉孝慶河東王世

興趙郡李居士襄陽黄嗣祖魚文康絢之徒並為後來名將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令太子僕周顒撰為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曲禮云無不敬義儉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一十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當相左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為德故言帝出乎震儉又諮太子孝經仲尼居曾子

侍義臨川王映諮孝為徳本義太子並應機酬荅甚有條貫明年上將訊丹陽所領因為南北二百里内獄詔太子於玄圃園宣猷堂録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倶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人而性頗奢麗宮内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壍等其中起出土山地閣樓觀塔宇窮奇極麗費以千萬多聚異石妙極山水慮上宮中望見乃旁列修竹外施高

鄣造游觀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
毀撤應手遷徙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彩金翠
過於雉頭遠矣以晉明帝為太子時立西池乃啟武帝
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
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築役營城包巷制度之盛觀
者傾都上性雖嚴太子所為無敢啟者後上幸豫章王
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
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之由是見責太子素疾體又

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擬雖咫尺
宮禁而上終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虎賁
雲罕之屬上嘗幸東宮忽忽不暇藏輦文景乃以佛像
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時為給事中謂文景曰
終當滅門政當掃墓待喪耳乃移家避之其後文景竟
賜死陶仁遂不哭時人以為有古人風十年豫章王嶷
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
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告辭薨

於東宮崇明殿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内外百姓私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上臨哭盡哀詔斂以衮冕之服謚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朞朝臣齊衰三月南郡國臣齊衰朞臨汝曲江國臣並不服六宮不從服武帝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玩過制大怒敕有司隨事毁除以東田殿堂處為崇虚館欝林立追尊為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

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聰敏武帝為贛縣時與裴后不諧遣人船送后還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悅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曰孃今何處何用讀書帝異之即召后還縣仕宋為邵陵王友時宋道衰謝諸王微弱故不廢此官昇明三年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封聞喜公宋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

後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高
帝踐阼子良陳之請息其弊子良敦義愛古郡人朱百
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給其薪蘇郡閣
下有虞翻舊牀罷任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
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曰禹泣辜
表仁菲食旌約服玩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
時有山陰人孔平詣子良訟嫂市米負錢不還子良歎
曰昔高文通與寡嫂訟田義異於此乃賜米錢以償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為丹陽尹開私倉振屬縣貧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問及小祥疑南郡王應相待尚書左僕射王儉議以為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令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朞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緦縞之日聞

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寓

情不對客從之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

都督永明二年為護軍將軍兼司徒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向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

下才學皆游集焉善立勝事夏月客至為設瓜飲及甘

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錄是時

上新視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啟請原除逋租又陳寬刑

息役輕賦省徭并陳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

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輸郭遂買本一千加予七百求請無地捶革相驅尋完者為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人每嬰困苦且錢布相半為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劒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為四部要畧千卷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武帝好射雉子良啟諫先是左衛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武帝

為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復射雉子良復諫前後所陳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為失宰相體勸人為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八年給三望車九年都下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振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尚書令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武帝

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啟聞頗加嫌責武帝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啟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武帝為感夢見優曇鉢花子良案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為花插御牀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間日入參武帝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明帝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時務乃推明帝詔云事無大

小悉與鸞參懐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之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増班劒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賛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

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温明祕器斂以衮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追崇假黄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緑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黄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兹地及薨遂

葬焉所著内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子良既亡故人皆來奔赴陸惠曉於邸門逢袁彖問之曰近者云云定復何謂王融見殺而魏準破膽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荅曰齊氏微弱已數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盡命之所餘政風流名士耳若不立長君無以鎮安四海王融雖為身計實安社稷恨其不能斷事以至於此道路之談自為虛說耳蒼生方塗炭矣政當瀝耳聽之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子良立碑事

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書史有父風位太常以封境邊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並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懲往時

之懼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為道人崔慧景
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
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為身計子良故防閤
桑偃為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
胄許事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以寅有部曲大事
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松許諾又張
欣泰嘗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寶以謀告之
欣泰聞命響應蕭寅左右華永達知其謀以告御刀朱

光尚光尚挾左道以惑東昏因謂東昏曰昨見蔣王云巴陵王在外結黨欲反須官出行仍從萬春門入事不可量時東昏日游走聞此說大懼不復出四十餘日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幐中得其事迹昭冑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梁受禪降封昭冑子同為監利侯同弟賁字文奐形不滿六尺神識耿介幼好學有文才能書善

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内便覺萬里為遥矜慎不傳
自娱而已好著述嘗著西京雜記六十卷起家湘東王
法曹參軍得一府歡心及亂王為檄貢讀至偃師南望
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氊帳廼曰聖製此
句非為過似如體目朝廷非關序賊王聞之大怒收付
獄遂以餓終又追戮貢尸乃著懷舊傳以謗之極言詆
毁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

郡公武帝即位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諸子中無德
又與魚復侯子響同生故無寵從都督荊州刺史始興
王為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作
瑇瑁乘具詔責之令速送都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
便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啟專輒作者當得痛杖又
曰汝比令讀學令年轉成長學既未得敕如風過耳使
吾失氣永明十年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鎮道中戲部
伍為水軍上聞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

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隆昌元年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為司徒所居屋梁柱際血出溜於地旬日而見殺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嶷有子表留為嫡武帝即位為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子響勇力絕人開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拳打車壁武帝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六年有

司奏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七年為都督荆州刺史直閤將軍董蠻粗有氣力子響要與同行蠻曰殿下癲如雷敢相隨邪子響笑曰君敢出此語亦復奇癲上聞而不悦曰人名蠻復何容得蘊藉乃改名為仲舒謂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荅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上稱善子響少好武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數在内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

劉寅等連名密啟上敕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不見敕乃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彦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深等俱入於琴臺下併斬之上聞之怒遣衛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畧中書舍人茹法亮領羽林三千人檢捕羣小敕子響若來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信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麤疎今便單舸還闕何築城見捉邪尹畧

獨荅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子響聞之唯灑泣又送牛數十頭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轝畧棄之江流子響膽力之士王衝天不勝忿乃率黨度洲攻壘斬畧而諧之法亮單艇奔逸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之子響即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中流下都初順之將發文惠太子素忌子響密遣不許還令便為之所子響及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之有司奏絶子響屬籍賜為蛸氏子響密作啟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

具自申明云輕舫還闕不得此苦之深唯願矜憐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順之還上心甚怪恨百日於華林為子響作齋上自行香對諸朝士嚬蹙及見順之嗚咽移時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陽山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猨何意答曰猨子前日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爾上因憶子響歔欷良久不自勝順之慙懼感病遂以憂卒於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逞肆憤一朝取陷

凶德身膏草野末云搴釁但歸罪司戮迷而知返撫事惟往載傷心目伏願一下天矜使得旋窆餘麓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上不許貶為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貴妃范氏母養之而子及婦服制禮無明文永明中尚書令王儉議孫為慈孫婦為慈婦姑為慈姑宜制朞年服從之十年位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加車騎將軍隆昌元年遷都督南

兖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殺子敬初子敬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為太子代太孫子敬與太孫俱入參畢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鈍由此代換之意乃息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武帝第七子也諸子中最為清恬有意思廉讓好學年七歲時母阮淑媛嘗病危篤請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衆僧以銅甖盛水漬其莖欲華

不萎子懋流涕禮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勝願諸佛令
華竟齋不萎七日齋畢華更鮮紅視甖中稍有根鬚當
世稱其孝感永明五年為南兖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六
年徙監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
敕付祕閣十一年為都督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
王喪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啟求所好書
武帝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為深欣賜以杜預手所
定左傳及古今善言隆昌元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

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陳顯達時屯襄陽入別子懋謂之曰朝廷命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敕旨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與參軍周英防閤陸超之議傳檄荆郢入討君側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防閤董僧慧攘袂曰此州雖小孝武亦嘗用之

今以勤王之師橫長江指北闕以請鬱林之過誰能對之於是部分兵將入匡社稷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同產弟于瑶之為計瑶之馳告明帝於是纂嚴遣中護軍王玄邈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主裴叔業與瑶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業泝流直上襲盆城子懋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勇躍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瑶之說子懋曰今還都

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瑶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參軍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聞之歎曰不意吾府有義士二人琳之從二百人仗自入齋子懋笑謂之曰不意渭陽翻成梟獍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唯英皎僧慧號哭盡哀為喪殯董

僧慧丹陽姑熟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節義好讀書甚驍果能反手於背彎五斛弓當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邈義而許之還具白明帝乃配東冶言及九江時事輒悲不自勝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覩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悲慟而

卒陸超之吴人以清靜雅為子懋所知子懋既敗于琳之勸其逃亡荅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以其義欲囚將還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門生姓周者謂殺超之當得賞乃伺超之坐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玄邈嘉其節後為殯斂周又助舉棺未出戶棺墜政壓其頭折即死聞之者莫不以為有天道焉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

尚書令王儉女為妃武帝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永明八年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為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丸以服自銷損猶無益明帝輔政謀害諸王武帝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遷郢

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真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贖死不從見害年十九西陽王子明字雲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十年為會稽太守督五郡軍事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歎之建武元年為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誣子明及弟子罕子貞同諶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武帝第十一子也頗有學母樂容華有寵故武帝留心母嘗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纉照夜此纉宿昔枝葉大茂母病亦愈咸以為孝感所致主簿劉䫻及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談建武元年位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為北中郎將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更以南蘭陵代

之延興元年明帝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時鎮琅邪城有守兵子倫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問典籤華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辦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執鴆逼之左右莫敢動者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昔高皇帝殘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舉酒謂亮曰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命當由事不獲已此酒差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先

是高帝武帝為諸王置典籖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覲接輙留心顧問刺史行事之美惡係於典籖之口莫不折節推奉恒慮弗及於是威行州部權重蕃君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籖趙渥之曰今出郡易刺史及見武帝相誣曄遂免還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籖姜秀不許而止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因何異秀後輙取子罕屐繖飲器等供其兒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繫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

王子貞嘗求熊白厨人荅典籤不在不敢與西陽王子明欲送書參侍讀鮑僎病典籤吳修之不許曰應諮行事乃止言行舉動不得自專徵衣求食必須諮訪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行事劉寅等武帝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武帝問其故答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諂籤帥參軍

范雲答曰諮長史以下皆無益諮籤帥使便有倍本之價不諮謂何子良有愧色及明帝誅異己者諸王見害悉典籤所殺竟無一人相抗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而復害之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誅武帝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時呼為七王朔望入朝上還

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絶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明帝輒先燒香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華寵
後宮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舊賜玉鳳凰荀時始為采
女得玉鳳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為昭華
子琳以母寵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昏武帝悦而許
之羣臣奉寶物名好盡直數百金武帝為之報答亦如
此及應封而好郡已盡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屬
揚州不欲為王國改封南康公褚蓁為巴東公以南康
為王國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謝無寵武帝度為尼明帝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武帝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及明帝初其夢方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廢帝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

生廢帝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林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尚太子第三子也鬱林即位封臨海郡王隆昌元年為都督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為車騎將軍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封永嘉郡王延興元年出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三年改封桂陽王四

年為太常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廢帝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寅和帝殷貴妃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修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晉安郡王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止加除授為都督揚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為右將軍

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東昏即位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扶永泰元年為都督揚州刺史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為侍中司空梁武平建業宣德太后令以寳義為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於自逺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寳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寳玄娶尚書

令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被誅離絶東昏送少姬二人與之寳玄恨望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寳玄為主寳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慧景將度江寳玄密與相應開門納慧景乘八㧏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寳玄及慧景軍名東昏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復可罪餘人寳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曰汝近圍我亦如此

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東昏即位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内諸主帥難作之日并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帥城内將吏去車脚載寶寅向臺城百

姓數十人皆空手隨後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
上人射之衆棄寶寅走寶寅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
尉馳以啟帝帝迎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制不自由帝
笑乃復爵位宣德太后臨朝改封寶寅鄱陽王中興二
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
郡王二年改封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興元年和帝以

為中書令二年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興二年誅

論曰守器之重邦家所馮觀文惠之在東儲固已有虧令德向令負荷斯集猶當及於禍敗況先期夙隕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擇賢傳之昏孽推此而論有冥數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當斷不斷以及於災非止自致喪亡乃至宗祀覆滅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長尊貴情偽之事不經耳目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為識所

陋猶多齊氏諸王並幼踐方岳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
勞舊左右用為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游居動
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
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處地雖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
未接下倉卒一朝事難總集望其擇位扶危不可得矣
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餘風及在齊
而彌弊寶玄親兼一體欣受家殃曾不知執柯所指卧
夢相從而敗以此而圖萬事未知其髣髴也

南史卷四十四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文惠皇太子長懋傳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果監本誤東今改从閣本

竟陵文宣王子良傳賜其妻米百斛○斛監本訛解今改正

廬陵王子卿傳又作銀燈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壞去○燈閣本作鐙

魚復侯子響傳子響膽力之士王衡天○衡監本作衡

今从閣本

臨賀王子岳傳字雲嶠○嶠監本誤喬本卷文惠皇太子長懋字雲喬此誤複之今从閣本改正

史臣論守器之重邦家所馮○馮監本訛為今从南本

南史卷四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史卷四十五

唐　李延壽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敬則　陳顯達

張敬兒　崔慧景

王敬則臨淮射陽人也僑居晉陵南沙縣母為女巫常謂人云敬則生時胞衣紫色應得鳴鼓角人笑之曰汝

子得為人吹角可矣敬則年長而兩掖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性倜儻不羈好刀劒甞與旣陽縣吏鬬謂曰我若得旣陽縣當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旣陽縣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販徧於三吳使於高麗與其國女子私通因不肯還被收錄然後反善拍張補刀戟左右宋前廢帝使敬則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無不中仍撫髀拍張甚為儇捷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殺前廢帝及明帝即位以為直閤

將軍封重安縣子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後補既陽令昔日關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既陽縣汝何時得司徒公邪初至既陽縣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烏漆棺敬則呪云若是吉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入縣收此棺葬之時軍荒後縣有一部劫逃入山中為人

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使出首當相申論郭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酒會於坐收縛曰吾啟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得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劫百姓悅之元徽三年隨齊高帝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迎戰大破賊水軍事寧帶南太山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成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則以高帝有威名歸誠奉事

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為高帝聽察高帝令敬則於殿内伺機及楊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謁高帝乃戎服入宫至永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顔靈實窺見高帝乘馬在外竊謂親人今若不開内領軍天下會是亂爾門開敬則隨帝入殿昇明元年遷輔國將軍領臨淮太守知殿内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冠軍將軍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

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闗掩襲皆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政事無大小帝並以委之敬則不識書止下名然甚善決斷齊臺建為中領軍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上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順帝又逃宮内敬則將輿入迎帝啟譬令出引令升車順帝不肯即上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荅曰出居别宮爾官先取司馬家亦復如此順帝泣而彈指唯願後身生生世世不復天王

作因緣宮内盡哭聲徹於外順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齊建元元年出為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尋陽郡公加敬則妻懷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魏軍攻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為都官尚書遷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敬則殺之以狥自此路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録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所識

皆逃走境内以清仍入烏程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飲酒說平生不以屑也遷護軍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高帝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會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邉帶湖海人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

殺婢賸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啟聞敬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後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徐孝嗣於崇禮門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人以告敬則敬則欣然曰我南沙縣吏徼倖得細鎧左右

逮風雲以至於此遂與王衛軍同日拜三公王敬則復何恨了無恨色朝士以此多之十一年授司空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初為散輩使魏於北館種楊栁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栁樹今若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甘棠武帝令羣臣賦詩敬則曰臣幾落此奴度上問之敬則對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爾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制決皆不失理明帝輔政密有

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會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明帝即位為大司馬臺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尹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引羽儀備朝服導引出廳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懼帝雖外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後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晉陵敬

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問計於梁武帝武帝曰敬則豎夫易為感唯應錫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納之吳人張思祖敬則謀主也為府司馬頻銜使上偽傾意待之以為游擊將軍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仲雄善彈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

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内外傳言當有處分敬則聞
之竊曰東今有誰秖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吾終
不受金甖金甖謂鴆酒也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
員將軍徐嶽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
報敬則朓執嶽馳啟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
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
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啟賜兒死單舟星夜
還都敬則曰若爾諸郎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

佐文武摴蒱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荅防閤丁興懐曰官䄠應作爾敬則不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横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詢祖願對並乖旨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諌敬則曰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

之舉大事先殺朝賢事必不濟及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尚書左僕射沈文秀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柴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

則大呌索馬再上不得上輿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
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
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
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
父子唯應急走耳蓋譏檀道濟避魏事也敬則之來聲
勢甚盛凡十日而敗時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
庫至梁天監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請收葬許之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仕宋以軍功封彭澤縣子位羽林

監濮陽太守隷齊髙帝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劻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顯達出杜姥宅大戰於宣陽津陽門大破賊矢中左目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事平封彭城侯再遷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加都督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勸顯達保境蓄衆密通彼此顯達於坐手斬之遣表疏歸心齊髙帝帝即位拜護軍將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

熊蒸一盤上即以充飯後拜都督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將軍益部山險多不賔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永明二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任在外經高帝之憂及見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為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

色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
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
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
鼻而皆集陳舍顯達知此不悅及子休尚為郢府主簿
過九江拜别顯達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蠅拂是
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即取於前燒除之其靜退
如此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年為司空進爵為公明帝
即位進太尉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後以

太尉判鄱陽郡公為三公事而職典連率人以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髙武諸孫上徴言問顯達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懐不安深自貶退車乘朽敗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後啓上借枕帝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侵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

日魏軍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急魏軍突走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魏孝文帝自領十餘萬騎奄至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顯達素有威名著於外境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又表解職並不許以為江州刺史鎮彭城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遥光啟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都得

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都下大相殺戮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欲直襲建業以掩不備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主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等據梁山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松戰於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十二月潛軍度取石頭北上襲城宫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矟折手猶殺十餘人官軍繼至顯達不

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療之而差意甚不悅是時連冬大雪梟首朱雀而雪不集諸子皆伏誅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猛獸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稍官至寧蠻行參軍隨郡人劉胡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

胡陽蠻官軍引退敬兒單馬在後賊不能抗山陽王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及襄陽俞湛應選敬兒善事人遂見寵為長兼行參軍泰始初隨府轉驃騎參軍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啟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陽太守敬兒之為襄陽府將也家貧每休假輒傭賃自給嘗為城東吳泰家擔水通泰所愛婢事發將被泰殺逃賣棺材中以蓋加上乃免及在鵲尾洲啟明帝云泰以絲助雍州刺史袁顗為弩弦黨同

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財帝許之至是收籍吳氏唯家人倮身得出僮役財貨直數千萬敬兒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為妾後為越騎校尉桂陽王事起隸齊高帝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勞樓下敬兒與黄回白高帝求詐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高帝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兒持首歸新亭除

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高帝置酒謂敬兒曰非卿之功無今日安帝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使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高帝曰沈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無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縣侯部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水走餘二小史没船下求敬兒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

節更給之至鎮厚結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終無二心又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欵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問攘兵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為備昇明元年冬攸之乃遣使報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食訖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敬兒告變使至高帝大喜進號鎮軍將軍改督攸之至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别駕傅宣等還江陸敬兒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呌聲恐懼欲

走其夜又宣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千萬善者悉以入私送臺者百不一焉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兒使楯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建業進爵為公敬兒在雍州貪殘人間一物堪用莫不奪取於襄陽城西起宅聚物貨宅大小殆侔襄陽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曰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及齊受禪轉侍中中軍將

軍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髙帝崩遺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彦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勲也敬則甚恨焉初敬兒微時有妻毛氏生子道門而鄉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兒悦之遂棄毛氏而納尚氏為室及居三司尚氏猶居襄陽宅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武帝不蒙勞問敬兒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性好卜術信夢

尤甚初征荆州每見諸將帥不遑有餘計唯敘夢云未貴時夢居村中社樹欻高數十丈及在雍州又夢社樹直上至天以此誘說部曲自云貴不可言由是不自測量無知又使於鄉里為謡言使小兒輩歌曰天子在何處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誰非猪如是狗敬兒家在冠軍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開府又望班劒語人曰我車邉猶少班蘭物敬兒長自荒遠少習武事既從容都下又四方寧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夢一手熱

如火而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一髀熱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夢半體熱尋得開府今復舉體熱矣以告所親言其妻初夢次夢又言今舉體熱矣閹人聞其言説之事達武帝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武帝疑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初左右雷仲顯常以盈滿誡敬兒不能從至是知有變抱敬兒泣敬兒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及子道門道暢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

内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敬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徵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黄閤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於新林婬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又生一子因狗兒之名復名猪兒宋明帝嫌狗兒名鄙

改為敬兒故猪兒亦改為恭兒位正員郎謝病歸本縣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與居人不異與敬兒愛友甚篤及聞敬兒敗走入蠻後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别駕慧景少有志業仕宋為長水校尉齊高帝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及高帝受禪封樂安縣子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為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武

帝以此嘉之十年為都督豫州刺史雟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輔政遣梁武帝至壽春安慰之慧景密啟送誠勸進建武四年為度支尚書領太子左率東昏即位為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既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及裴叔業以壽陽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

坐樓上召慧景騎進圍内無一人自随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頸非復小豎等所折也子覺為直閤將軍慧景密與之期時江夏王寶玄鎮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説之曰朝廷任用羣小猜害忠賢江劉徐沈君之所見身雖曾衞亦不知滅亡何時君今段之舉有功亦死無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機不可失今擁彊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於時廬陵

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先無宿契口雖相和心實不同還以事告寅共為閉城計寅心謂恭祖與慧景同謂曰廢昏立明人情所樂寧可違拒恭祖猶執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已泣數行而去中兵參軍張慶延明巖卿等勸慧景襲取廣陵及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係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併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

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栁燈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既重乃誠可見既已唇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烽火舉以應覺帝聞變以右衛將軍左興盛假節督都下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東府石頭白下新

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船中慧景擒殺之慧景稱宣德皇后令廢帝為吳王時栁燈别推寳玄恭祖為寳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燈恭祖始貳於慧景又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衛尉蕭懿為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

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許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甲數千人度南岸義師昧旦進戰覺大敗慧景人情離沮恭祖頓軍興皇寺於東宮掠得女妓覺來逼奪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與驍騎劉靈運詣城降慧景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度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城內出盪殺

數百人慧景餘衆皆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
都下不為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投漁人
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謂之曰吾
以樂賜汝汝為吾覓酒既而為榮之所斬以頭内鰌籃
中擔送都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
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
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敬則故文曠得斬其首
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

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慧景平後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為道人見執伏法覺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書記善蟲篆為始安内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為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尚書申寃言多指斥尋下獄死先是東陽女子婁逞變服詐為丈夫粗知圍棊解文義徧游公卿仕至揚州議曹從事事發明帝驅令還東逞始作婦人服而去歎曰如此伎還之為老嫗豈不惜哉此人妖也陰而欲為

陽事不果故泄敬則遙光顯達慧景之應也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畧之云

論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身名者豈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也敬兒挾震主之勇當鳥盡之運内惑邪夢跡

涉覬覦其至殲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亂濟亂能無及乎

南史卷四十五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

王敬則傳敬則問我昔種楊栁樹今若大小長㬉曰虜中以為甘棠○甘監本誤明今从閣本

陳顯達傳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物閣本作許隨一作遂一作逐今从監本

以為江州刺史鎮彭城○彭一本作盆

張敬兒傳敬則甚恨焉○恨監本訛敬今从閣本

南史卷四十五考證